

暴力可以打得人趴下，打得人规规矩矩，打得人像个奴才一样唯唯诺诺，但是暴力绝不会打出人的尊严，绝不会打出人的创造性，绝不会打出人的爱心。失去了这一些人性的最宝贵的东西，我们的教育又有什么希望呢？

谁都知道“揠苗助长”这个故事，可是我们的家长今天正在揠苗助长。而且我们是用空前的专横和暴力来揠苗助长，因此我们面目可憎。

缺少人性的家庭

在报纸上看到“知心姐姐”回忆起一个女孩子给她打的电话，大意记得是这么个样：打电话的女孩子已经读大学了，但是她有一种自卑的心理，至今仍没能克服，为什么呢？这个女孩子说，她从小遇到的是一个没有人性的父亲，这个父亲望子成龙，每当女儿没有考好试时，他就拿皮带痛打女儿。怎么个打法？扒下女儿的裤子，用皮带有铁扣的那一头抽女儿的屁股！

这个兽性大发的父亲打得女儿长大成人了，心里也留下永远的痛。也许他还不自觉，以为女儿是在他的皮带教育下成才的。中国不是流传着一句古话，“棍棒下面出孝子”吗？

我有个当过兵、具有高学历的父亲。小的时候，我常常挨揍，我父亲说我太顽皮了。父亲的战友也都说我小时候是闹，该教育。他们的教育就是用皮带抽。我现在还记得，父亲抽我和弟弟时的样子，他解下皮带，双折起来，打得我和弟弟举着双手护住脑袋，作投降状。我挨打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有时老师告状，我上课时讲小话了。有时我放学没按时回家，和小伙伴到树林里用弹弓打鸟儿去了。有时他回来时，看见我和小伙伴趴在地上玩玻璃球。还有就是我和别的小朋友打架了，我偷偷地跑到河边游泳去了。

仔细想一想，这些行为有什么大错？一个孩子，总有孩子的天性，孩子总是要玩的啊。游戏是孩子天性的表现，孩子在游戏中可以发挥想像，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可惜做家长的没有给孩子自由的时间，孩子只好偷偷地玩，于是孩子的偷偷玩就变成违反“纪律”了，事情不就是这样吗？记得鲁迅写过一篇文章，说他为了不准弟弟玩，把弟弟的一个风筝弄坏。为这件事，鲁迅一直在心里后悔。现在，当我写这些的时候，我的父亲早已离开人世，他们那一代人是在阶级斗争的暴力下牺牲的一代，也许他们习惯于以暴力征服人，同时也屈从于暴力，可是他至死大概也没能明白，暴力可以打得人趴下，打得人规规矩矩，打得人像个奴才一样唯唯诺诺，但是暴力绝不会打出人的尊严，绝不会打出人的创造性，绝不会打出人的爱心。失去了这一些人性的最宝贵的东西，我们的教育又有什么希望呢？

我打过自己的孩子，在我认为她不听话的时候。每当事情过去，我也会后悔，我静下心来想，其实孩子没有哪一点儿是什么大错特错、十恶不赦的。我们之所以打孩子，其实不就是孩子没有按我们的意志办事吗？或者说，孩子没有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在应试教育里考得出人头地，给我们脸上争光吗？作为家长，我们认为我们的品质高于孩子，我们认为孩子是我们的私有财产，因此，我们可以爱怎么处

置就怎么处置。

我有个做母亲的妹妹对女儿爱之深、痛之切，可以让人感动。自己舍不得吃的留给女儿吃，自己舍不得穿的买给女儿穿，下雨天母亲打着伞接送女儿，女儿考试母亲就等在校门外。女儿还在读幼儿园，这个母亲就送女儿去学舞蹈，从幼儿园到现在女儿读小学四年级了，风雨无阻，从来没有间断过。女儿去演出，她买飞机票、买火车票，女儿走到哪儿追到哪儿，女儿获奖了，她高兴得流眼泪。家里来了客人，她会女儿获奖的证书捧出来让客人看，并且让女儿现场给客人表演舞蹈，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么一个爱女儿、为女儿的每一个进步高兴得不得了母亲，我见过她是怎么教育女儿的。有一天晚上，她让女儿在家里的地毯上练功，都十一点了，女儿有个动作没练规范，她就拿着鸡毛掸子站在旁边，不准女儿睡觉，逼着女儿练下去。女儿稍有怨言，她的鸡毛掸子就打在女儿的身上。我劝阻她不要对女儿行使暴力，这个母亲对我说：“你懂什么？你知道一等奖是怎么拿到的？你知道特长生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她的女儿很乖，成绩也很好。有一天她的女儿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孩子哭着说，妈妈打她了，用手拧她的腿，因为她没有按时弹钢琴。又有一次，这个孩子的外婆到孩子家里，外婆因为不忍心看着孩子挨打，和孩子的母亲吵起嘴来。孩子要练功，没有按时完成家庭作业，孩子学英语，没有全部记住单词，孩子考试，没有当上第一名等等，孩子都要受到责骂、都要挨打。孩子的腿上、手臂上青一块、紫一块。就是这样，孩子在台上跳舞，快乐地旋转像小鸟一样飞翔，孩子的母亲坐在台下看得喜笑颜开，孩子的剧照真是又生动、又可爱，可是谁会想到孩子是在打骂中成长起来的？

中国封建社会留下一条遗训：“不打不成才！”为这个，师傅可以打学徒的，老师可以揍学生的板子，自然，父母打儿女更成了天经地义的事了。《红楼梦》里贾政对贾宝玉不也是这么教育的吗？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也谈到他的父亲打自己的事。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了，中国人认为父母可以打儿女的观念仍然没有改变，而且为了应付可怕的应试教育模式，家长用暴力强迫孩子接受自己意志还成了越演越烈之势。

我知道个熟人在家里的表现，基本上可以用暴君来形容。他打骂自己的孩子，打老婆。在吃饭的时候，因为孩子一句话不顺自己的心，就不准孩子吃饭。他让孩子跪到大庭广众之下，羞辱孩子，用刻薄的话挖苦孩子。打得孩子有什么真话都不敢对他说，知道他回家，孩子就像过节那么快乐。现在孩子长大工作了，对他也没什么感情，有一次他对我说，我白养了孩子，小子对我像陌路人一样。这是不是报应？

我自认对女儿不错，而且比起我父亲对我的暴力来说，我可以算是很温柔的对孩子了。有一个星期天中午，我到学校去接孩子回家，老师抓住我，让我给个说法。因为我的女儿和另外两个小女孩没上英语课，跑到学校外去玩，老师让我写保证，说再发生这样的事，出了问题她不负责。我当时气坏了，当着老师的面打了孩子一耳光。事后认真想想，一个小学生，星期天不能休息，要被我送去上什么英语兴趣班，提高素质教育，有了这么一点儿错，难道就可以打孩子的耳光吗？更令我吃惊的是，有一天我知道一个消息，孩子在一次得知我要出差不回家后，竟高兴地说：“耶，爸爸不回来，我自由啦！”我差点儿没胃疼！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具有了个暴君的形象？

真是悲哀！我让孩子拼命学习，让她弹钢琴、拉提琴，让她不断地参加各种兴趣班，想把她的所谓“教育素质”搞上去。我知道在这个社会里，她要不能顺利通过应试教育的考试，要不能上名牌大学，她以后要想过上丰衣足食的体面生活就不可能。孩子的母亲也经常对孩子讲：“你以为你是为我们学习呀？你是为你自己！”这句话，我想中国的家长恐怕大多数都对孩子讲过，可是孩子不领这个情，弄得我们不得不用暴力强迫孩子学习。这是什么样的教育环境？我们的观念真是天经地义没错儿吗？我们为什么明知无奈，还要一代接着一代这么做。

看过美国和西欧的一些电影，儿女们和家人的关系没有我们这么紧张。有一部美国电影里，父亲打了儿子，邻居报警，警察来把父亲带走了，因为他侵犯人权拘留了他。回来后儿子要求父亲道歉，父亲果然向儿子道歉了。这在中国可能吗？“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父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儿女好，包括侵犯了你的权利，或者说在家长的眼里，儿女压根儿就没有权利。中国的警察也不会管什么打儿子、打老婆的事，因为警察认为这是家务事。所以常常听见老婆被打了，找司法机关，司法机关说，你去找妇联吧，妇联是保护你们妇女利益的。试想一下，连司法机关都不管的事，妇联又有什么更强有力的办法？所以即使轮到舆论来呼吁，也是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儿童就更无助了，他们弱小，没有成人的智力，因此他们更容易受到伤害。儿童一旦受伤害了，能找谁呢？总不至于告诉他们找少先队吧？少先队能抵御没有人性的家庭暴力吗？

这就是我们没有人权保障造成的恶果。人之所以为人，不分大小、不分种族、不分性别、权利都是平等的，神圣不可侵犯。也不因为是否有血缘关系、有婚姻关系、是否谁依附于谁生活，而可以受到不平等的对待。我们要走向文明，我们要拥有自由，我们就要向保障人权前进，而我们离这个还远呢！

昆明有个小博士幼儿园，小朋友小坤双手托住脸呆呆地望着门外，他在极力地回忆着父母的模样。他已经这样子在幼儿园呆了一年半，他的父母没有出现。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孩子。

一年半以前，小坤的父亲把小坤送到幼儿园，交了150元，这笔钱还不够小朋友一个月的生活费和教育费。从此这个父亲再也没有出现。小坤成了幼儿园里的孤儿，幼儿园的张园长说：掐指算来，小坤在幼儿园已经呆了十几个个月了，吃喝拉撒都没离开过幼儿园。每次见到别的家长来幼儿园接送孩子，小坤都会泪流满面。记者见到小坤时，孩子坐在小板凳上，小手托住稚嫩的脸，望着门外发呆，不管谁问话，孩子只有一两句简单的回答，他已经不爱说话。只有问他可想爸爸妈妈时，孩子才一个劲地重复说：“叔叔，我想爸爸了。”报纸上登出了一幅孩子的照片，4岁的小男孩，睁着渴望的眼睛，双眉微皱，照片配的话是：“妈妈，我长大了，你再不来看我，就认不出我了！”每一个有同情心的人看到这里都会流泪，可是狠心的父母会来看看孩子吗？

这对父母把对孩子的抚养义务留给了幼儿园。他们想过没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为什么要恋爱、要生孩子呢？如果我们的父母也像这样对待我们，人类能生存繁衍并且幸福快乐吗？如果天下都是这样的父母，我们人类还能生存一天吗？每一个人来到这个社会，他不仅有了与生俱来的权利，同时肩上也落下对社会、对人类应当承担的义务。这不仅是个道德问题，也是个人性问题，我们认真思考过没

有，我们的社会为什么总是缺少对人性的保障？

在昆明市还有一所佳华文武学校，读一年级的8岁小学生小锦被父亲送到学校后，就再也不管了。小锦吃住和学习都在学校，他的父亲在一年前的9月1日送孩子来注册，他央求学校收下孩子，说以后会把生活费和学费交来。可是直到学校就要放暑假了，这个父亲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他遗弃了孩子。

小锦每天守在学校的宿舍，眼巴巴地看着学校大门，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出现。孩子能等得到那天吗？儿童的心是一张白纸，是童真的心灵，在还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时候，就过早地体会到世界的冰冷，感受到社会的冷漠，这颗童心还能那么纯真不？我们天天希望我们的社会安全、希望我们的生活幸福、希望我们的家园美好、希望人与人的关系温馨，可是我们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爱，我们有什么权利去享受生活！

遗弃孩子，就是遗弃明天，无论你有什么借口，你都不能逃脱报应。只不过这种报应也许并不直接发生在遗弃者身上，但是却注定要对这个社会产生后果。当我们的社会为此而承受痛苦时，我们能幻想拥有一个安宁祥和、充满爱的幸福世界不？

2004年4月20日哈尔滨市有个叫高强的小学生，走进派出所报案，他告的是自己的父母，他说父母偷看他的日记，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这名小学生对民警说，他平时有两本日记，一本是老师布置的作业，父母和老师都经常翻看，一本是自己记的私事，从来没让人看过。近几个月高强发现，每次与父母发生小矛盾，父母都能用他写在隐私日记里的事情来讽刺自己。他认为是父母偷看了自己的日记，便做了个反侦察，在日记本里夹了几根头发，结果晚上回来发现日记本里的头发不见了。于是他把父母告进了派出所。

高强觉得即使是父母，也不能偷看自己的日记，把自己的隐私都暴露在人面前，自己就像个透明人，高强觉得很难受。高强的父母承认经常偷看孩子的日记，他们的借口是：“我们怕孩子学坏，才偷看他的日记。”他们认为，看孩子的日记能准确、及时了解孩子的思想，便于发现问题，尽快地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有一位少女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性幻想，她的母亲偷看了日记后，不仅不认为自己的行为不道德，相反还激烈地批评女儿，并威胁要把日记交给老师。女儿受不了这样的侮辱，跳楼自杀了。这个母亲侵犯了女儿的隐私权，又要非法向外人披露女儿的隐私，所以造成了悲剧。

还有一位15岁的少女讲述了自己被母亲翻看书包后的心情：“有一个星期天，我准备痛快地玩一天，紧张的学习使我头晕目眩，可是在我玩回来后，发现我的书包被翻过了，我立刻想起书包里的日记本。果然日记被妈妈翻看过了，并且写了留言。虽然她向我道了歉，但道歉有什么用呢？日记写的是我心中的秘密，是我从来不肯泄露的私事，我从没对父母说过，可妈妈竟查了我的书包！我又羞又愤，甚至想到了离家出走，想到了死。”

一个专项调查显示，70%的孩子都强烈反对父母翻看自己的书包，偷看自己的日记。大多数的家长都有偷偷翻看孩子书包和日记的行为。北京四中网校对2000名学生的问卷调查反映，半数学生强烈不满自己父母的家庭行为方式，对有些方式的反对率达到70%，其中回答“你最不喜欢怎样的母亲”时，有七成多的学生选择回答：不尊重子女，经常翻看孩子的日记、书包、抽屉。

长期以来，我们的封建传统没有承认儿童是权利主体的意识，我们总是忽视儿童的权利，不尊重他们的人格，随心所欲地处置儿童的一切，我们认为只要是对孩子好，我们就有权利按自己的方式办，那怕这种方式是专横、粗暴、极其无礼甚至是毫无人性的。

我们公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国政府于1990年8月29日签署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该公约在中国于1992年4月1日正式生效。这意味着中国将承担并且履行公约规定的保障儿童基本人权的各项义务。可是我们做得怎么样呢？这正应了一句俗语：纸上写的是纸上写的，行动是行动。我们依然我行我素。只是在“六一”时想起儿童，我们才在新闻媒介上报道几则庆祝儿童节的消息。

在南京市江浦实验小学建校一百周年之际，五年级一名姓吕的学生给班主任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引发了该校的一场讨论。这名学生在信中写道：“我爸爸他太过分了！我知道他爱我，但他严重地侵犯了我的隐私权。他老是向同学打听我在学校的表现，偷看我的私人日记，偷听打给我的电话等。我怎么说也没用，好讲歹说，他却认为天经地义，我该怎么办？”

姓吕的同学的班主任给这名同学和他的父亲各写了一封信，在给学生的信中她写道：“应该认识到，你爸爸的这种行为初衷是好的，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朝着他们家长所设想的目标发展。当然有些过分，症结在于缺乏沟通，作为孩子，应当及时主动向家长汇报在校表现。”在给家长的信里，老师是这么写的：“因为望子成龙的心情太迫切了，发展成为过分的担心，对孩子不信任，进而有了偷看孩子书信日记和偷听电话这些过分行为，反而会引起孩子的反感和逆反心理，结果适得其反。”

当然信是写得折中的，作为老师她只能这么写了，这也正合中国人的中庸之道。我们做什么事，不论结果如何，都是要为尊者讳的。家长侵犯了孩子的隐私权，错了那就错了，又何必羞答答地说什么初衷是好的！因为我们不敢得罪尊者，在这里，家长就是孩子的尊者。我们不愿意也不敢公然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不敢同几千年的封建观念彻底决裂，因此我们只能尴尬的活着。总是尴尬人常遇尴尬事，面对原则暧昧一生。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造反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毛主席评《水浒传》，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从我们不敢同封建意识彻底决裂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实是入木三分的。领导者一个决策错误，赔了几千万、几个亿，我们批评起来也是说愿望是良好的，只是交了学费。反右派，95%都错划了，也说当时是必要的，愿望是良好的，只是“扩大化”了。搞人定胜天的大跃进，结果带来天灾人祸，饿死了几千万人，也就这么过去了，没有见谁痛心疾首。如果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一本笔记本也许就要了一个人的命或者足以让一个人倒一辈子霉。那个年月谁敢写日记，谁敢有隐私？因为一切都要向党坦白，你不坦白，也会被人检举揭发。我们蔑视的是人权和人性，我们崇信的是“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在电影和电视剧里，经常看见这样的场面，皇帝要杀大臣了，大臣还匍匐在地，高喊：“谢皇恩！”封建社会必然带来封建观念，而这些封建观念又是在多么残酷地扼杀着做人的良知，这是直到今天我们的教育界也不敢真正面对的问题。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反映的是社会的缩影。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不仅是什

么正确的教育理念呀，什么科学方法呀的问题，而是我们能不能同千百年来的封建意识彻底决裂的问题。当我们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里走出来时，捡起孔孟教育这个法宝，就当作了中国教育的灵丹妙药，到处都是赞扬孔孟的声音，仿佛一夜之间，只要祭起孔孟，就什么都能解决似的。其实孔孟毕竟是封建制度下的产物，其教育思想有合理的一面，但并不是孔孟之道就成了金科玉律，好得不得了啦。我们需要的是能说真话，能让人人享有事实上的平等而不是口头上的平等的教育，并且关爱弱势群体、帮助弱势群体，变不人道为人道的教育，需要敢于明辨是非的教育，我们需要的教育应该把孩子培养成具有创造性活力的人，而不是把孩子僵化成平庸之辈，一生只为几个铜钱和一顶官帽活着。

孩子在压力的阴影下生活，要不是心理变得畸形，就是采取畸形的反抗。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了一个 15 岁的少年杀死父亲的案子。这个在公开报道中被化名陆飞的孩子，在邻居的眼里一直是个“乖孩子”。由于家境不好，陆飞的父亲经常借酒浇愁，一喝醉就打他。而在父亲酒醒后，又好像把什么都忘记了。久而久之，陆飞对父亲产生了恐惧，害怕父亲喝酒，害怕挨打。陆飞说：“我经常都会恐惧，害怕半夜里父亲喝酒回来会把我从被窝里揪出来打，他让我常常不敢睡觉。”在这种恐惧中，陆飞也曾多次想到离家出走，但他年纪小，不知道出去以后怎么生活，所以不敢有所行动。

在 2004 年初的一天，陆飞的父亲又喝醉酒打他了，这次陆飞操起水果刀向父亲的胸部刺了过去。一把小小的水果刀，要了父亲的命。现在陆飞关在牢里，母亲探望他时，他总是后悔地向母亲解释：“我没有想到这样做会杀死他，我当时只是想反抗一下，只是想制止他继续打我，我不是故意的。”在陆飞的一生，这种痛苦会永远烙下印记。

2001 年 1 月 17 日，浙江省金华市高中二年级学生徐力用铁锤打死了自己的母亲。平常爱儿子、疼儿子、巴不得儿子有出息的母亲，怎么会惨死在儿子的铁锤下呢？

从公开的报道中知道，徐力的母亲把孩子管得很死，经常翻看孩子的日记，有一次从日记里发现他和同学去溜冰，便骂他，打他的脸，打他的腿，徐力从此再也不写日记了。家里的电话响，孩子没有资格去接，同学打电话来，母亲先问得清清楚楚，才把话筒给徐力。徐力爱打球，母亲不许打，只让在教室里学习。母亲经常在晚自习的时间到学校里监视，看孩子是在学习还是在玩，如果有时多玩了一会儿，晚 10 分钟回家，母亲也要用棍子、用皮带、用扫帚打骂，孩子想向母亲解释，母亲从来不听。徐力 17 岁，要面子，在家挨打挨骂的事，从来不对任何人说。母亲要求徐力每次期中、期末考试的成绩都要排在班级的前十名，考不到就打就骂。母亲不让孩子看电视、看报纸，说：“高考又不考报纸上的内容。”星期六星期天不让孩子出去玩。母亲经常数落：“我告诉你，考不上大学，我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期末考不到前十名，我就打断你的腿，反正你是我生的，打死了也没关系！”

就是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家长，这样的教育，导致了悲剧。不幸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不少的学生说：我家也有徐母！

把孩子当作私有财产，当作满足自己虚荣心的工具，按家长的意志塑造孩子，孩子不服从就施之以暴力，让孩子在恐惧、压抑中生活，孩子没有自己的秘密，没

有自由，没有属于自己年龄段的快乐，孩子不被尊重，自然孩子也不会去学着尊重别人。孩子在暴力里屈服，自然他也会学着去用暴力对待社会。没有人性的教育，培养的是没有人性的秩序，没有人性的秩序，不会带给人爱，只能带给人自私、愚蠢、残暴、让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私利而不择手段，最后让我们的社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家长变得这么凶残了？我们的儿女从什么时候起，竟然敢拿起凶器面对父母了？这个社会是怎么了？我们正在受到报应。

安庆四中的一位中学教师说：她曾在自己班级做过一个随机调查，“你感激父母的爱吗？”结果应声者寥寥无几。

孩子们不是不承认父母对自己的爱，而是不能忍受家长对儿女过高的期望和由此带来的过激行为。谁都知道“揠苗助长”这个故事，可是我们的家长今天就在揠苗助长。而且我们是用空前的专横和暴力来揠苗助长，因此我们面目可憎。我们活该受到报应。

考高分、争名次、上名校，其实就是费尽家长的心机来逼儿女走上不归路。南京一个女大学生，是全校8名三好学生标兵之一。春节与家人团聚，当律师的舅舅说：“你有出息，将来可以当国际大律师。”父母也说，我们这里文化氛围差一点，将来你就在南京发展。可是这名女大学生跑到南京的鸡鸣寺跳塔身亡了。她承受不了太大的压力，也担负不起亲人们对她的过高的期望。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陨落了。

有的家庭父母作了分工，母亲包揽所有家务，父亲专门守着儿女复习准备考试，目标是重点高中、重点大学，孩子的成绩稍不稳定，夫妻之间相互指责，对儿女又骂又打，父子敌对，夫妻冷漠，整个家庭就像火药库，这样的生活有什么幸福可言？就是真出了个上名牌大学的孩子，又有什么可以庆幸的？

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可是我们把竞争变得没有人性了。现代社会需要人才，可是我们把人才变成庸才了。现代社会需要和谐地发展，我们通过我们的冷漠让社会变得畸形了。看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长，我们累不累？

我们还要让这样的累持续多久？还要让这样的累拖垮多少代人？我们还要继续迎合这样的教育，还能继续沉默吗？